

吴学国 著

存在·自我·神性

印度哲学与宗教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学国 著

存在·自我·神性

印度哲学与宗教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存在·自我·神性：印度哲学与宗教思想研究 / 吴学国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1
ISBN 7-5004-5656-5

I. 存… II. 吴… III. ①哲学史-研究-印度②宗教史：
思想史-研究-印度 IV. ①B351②B92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1434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唐佳音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65.625	插 页 2
字 数	1140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吴学国，湖北公安人，1967年5月生。1990年本科毕业并参加工作。1995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于南京东南大学任教。1997年考入复旦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专业为佛教哲学。现主要从事佛教哲学、印度哲学和比较宗教哲学研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已出版的著作有：《境界与言诠：唯识的存有论向语言层面的转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内容简介

印度哲学深邃浩瀚，但内容多有混乱，本书以印度哲人对存在、自我和神性三个最根本问题的反复追问和回答为基本线索，通过概念史的阐释，使印度哲学的全部内容、环节围绕这些基本线索呈现出来，从而很清晰地揭示出印度哲学的整体结构及发展轮廓。存在、自我和神性也是所有哲学的最根本问题，作者认为正是对这些共同问题的关注，使那些本来隶属于相距十分遥远的传统的哲学家们的思考可以真正衔接起来。作者把印度、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和宗教，都理解为不同传统对共同问题的不同解答，由此力图促成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和对话。作者力图把哲学史的观念带入我们自己的当前视域中，并使我们相信，哲学史的任何有价值的观念，包括印度哲学的观念，都与我们自己密切相关，它们其实就是我们每人心中现实地具有的观念，而哲学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就是把它们对我们的意识充分呈现出来。

责任编辑：冯春风

封面设计：王 华

谨以此书纪念那些由楚文化哺育出并为她作出伟大贡献的先哲们！

绪 言

一 研究外国哲学史的意义

中国人传统的自然思维，对于任何学问最关注的是它是否有“用”（即使主张“无用”的道家思想，也要追求全身保真之“大用”）。这种绝对功利主义使得传统思维目光非常浅狭，也使得我们的祖先们，一方面的确在实用技术领域曾经长期领先于欧洲和印度，另一方面在纯粹的理论科学领域却事实上始终处在一种幼稚状态（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托勒密天文学跟中国古代“科学”比较，就一目了然了）；然而只有“无用”的纯粹理论科学，却是最直接地体现了精神性或精神自由的，而“有用”的技术则似乎更多地属于“物质”层面，精神即使在其中有所体现，也是间接的。所以，我们恐怕也不该追问哲学，乃至外国哲学研究到底有什么“用”，但我们的确需追问它有何“意义”。

研究一种与我们当前视域存在着历史、文化距离的传统，其意义不外乎两方面：一是阐明传统的历史意义，即传统所具有的“客观的”、自在的含义，从而有助于我们对传统的了解；二是揭示它的真理意义，即传统在当前视域中仍然能展示出来的生命。比如托勒密的天文学在现在就只有“历史意义”，但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柏拉图的辩证法，即使在当代仍然具有其“真理意义”。只有后一种意义能使传统真正生存、发展下去，并且真能对我们自身的精神有所裨益、有所启迪。因此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揭示传统的真理意义，远比单纯阐明其自在内容更有价值。所以哲学史的写作，也应当是针对我们当前的现实精神状况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哲学史的问题必须在当前的精神语境中也成为“问题”；另一方面当前的精神生存所面临的问题，也应被纳入哲学史叙述之中。这客观上要求哲学史研究也应承担起精神批判的职责。这让我想起国内有些学者，因为反感于影响学术的粗俗的功利性，而主张哲学理论的研究应与现实保持距离，应该“为学术而学术”。这种治学态度，的确能使学者保持心灵的纯洁，从而在学术上取得大成就、提升到高水平；但这种看来很高尚的态度，也可

能包含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对现实的距离意识有可能变成了对现实的漠视，结果学问的确是做好了，但却忽视了学者的责任。然而从学者的良心出发，学术研究承担的社会责任其实远比他达到的学术水平更重要。因此人文学者，尤其是哲学研究者，还是应该始终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总之，哲学史的研究，不能脱离当前的思想环境和精神关怀。研究古人的东西是给今人看的，研究外国的东西是给中国人看的，这不仅是学者社会责任的要求，而且也是传统的東西实现其真理性的要求。

对于在中国思想视域之下从事外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这种责任简直就是一种使命。这首先是因为，与西方和印度思想相比，中国思想传统的特点是缺乏一种精神的反思和自我否定的态度，因此传统的思想非常缺乏自我批判的意识。一个传统的现在，是来自它的过去；每一种文化精神所面临的问题，都有其漫长的历史渊源。因此把世风日下、物欲横流单纯归因于外国文化的污染，显然过于肤浅；而每当我们想一想为何本来倒还正常的外国文化，一到中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时，就似乎又回到了两千多年前晏子与楚王关于“齐人入楚为盗”的议论。所以如果没有自我批判的意识，民族精神就很难除旧布新，不断提升到新的境界；而文化上形形色色的国粹主义，本身就是这种批判意识严重缺失的一个体现。实际上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类头脑冬烘的国粹主义才是其精神发展的最大威胁，而惶恐于外来文化的颠覆，倒真是杞人忧天了。设想一种西方思想真会彻底改变十几亿人的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长远看，人们绝难指望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最终会达到佛教曾有的广度和深度，但佛教的真精神最终还是被中国传统思维吞噬了，印度佛教“出离生死”的宏愿，最终变成了晚期禅宗的“逍遥绝恼”式的自得其乐，因而几乎与道家思想难分伯仲。而对于一个完全缺乏精神的反思与超越的民族，期待它完全自发、自觉地从自身内部找出其精神痼疾的深刻根源，期待它在几十年内会忽然自发地做出几千年来都未曾虑及的事情，恐怕不是一种理智的态度。这使得文化批判，对于国内从事外国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就成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是因为，从普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如果没有传统的参照系，而单纯从自身出发，就不可能对自身形成完全透彻的了解，就如同人不用镜子就不能看到自己的面目；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外国哲学的最究竟的意义，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照见自身的精神，即实现我们民族精神自身的自我理解。然而正是那种使一种传统对另一种传统成为参照系的文化距离，也使得这面镜子不能现成地拿来就用。这就

要求我们在两种传统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关性，并因此理解异己的传统对于我们自身的真实意义，这就是哲学比较的工作。当本国的哲学不能承担起精神批判的功能，而外国哲学似乎只是说着不相干的话语时，哲学比较就最宜承担起批判之职。而且在比较中，无论是这面镜子还是被映照的对象，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两种传统都有其自身丰富的历史、经验，因此比较就是一场无限敞开的对话。这对话不仅要深入过去，而且要展望未来。

从逻辑上说人们可以怀疑把一种异己传统作为我们理解自身的“镜子”的合法性，人们也可以怀疑我们参照西方思想和印度思想对自身文化作出的评判的效准。而如果把这种怀疑推至极端，就会完全否认我们所进行的传统的比较和批判的价值。这种怀疑在当前因为西方后现代思潮俨然已成国内学界之时尚，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观念之泛滥而大大地得到加强。不过，人们尽管可以抽象地谈论每一种文化保持其独特性的权利，但如果说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则是空洞而且错误的。比如在我们看来，如果认为某些现代原始部落的粗陋的拜物教与古代犹太民族严格的精神崇拜，乃至古希腊人的理性与美的宗教具有平等的精神价值，甚至认为某一印第安民族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欧洲文明具有同样的价值，就不仅听起来荒唐，而且简直是对人类精神几千年的艰难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蔑视。反过来说，文化相对主义从抽象的文化存在权利出发企图人为保持这原始的拜物教，是不是也剥夺了这些原始部落实现更成熟的精神生活的权利呢？但是如果人们承认有一个普遍的人类精神，并且精神的发展有其必然性，那么在一个横断面上各种文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就可能属于精神的历史发展的不同环节的必然特征，那么每一种文化所具有的特点，至少不全都是偶然的，因此把一种异己传统作为参照系，就是合法的。不过我们还是得承认不同传统确有由于其独特环境、经历而形成的偶然特点，但后者往往是传统中最缺乏精神价值的东西；当我们把这一传统作为参照系，那么其中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它所包含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纯粹个别的、偶然的東西。但是要完全从某一传统自身内部出发，彻底清理出其中包含的偶然因素，简直如同一个人要跳过自己在地上的影子，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把它与同它具有类似或更高的成熟性的传统进行比较来做到这一点。对于印度宗教和哲学来说，西方思想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因此当我们在使用印度哲学这面镜子的时候，就必须始终保持它与西方思想的比较意识，这样会使我们避免把印度哲学中纯属民族自然脾性的偶然东西当作了文化批判的基础。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对印度哲学的研究提出的要求是：首先，它必须是在主要由于西方思想造成的现代精神视域之中展开的，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它在今天仍然具有的生命性和真理。我们不用担心这样做会使印度思想处于劣势，因为印度思想在其内在的深度和成熟性方面，至少达到了与西方分庭抗礼的水平。我们企图展开一场印度和西方思想的对话，不仅和西方思想的历史形态进行对话，而且也要同它的最高精神进行真正的对话。通过印、西哲学的对话和融通，使我们能克服双方的片面性，领会更广泛的精神，认识它更具必然性的规律，从而使我们获得一种更普遍的视域。这就使得我们从这一视域出发反观中国哲学时，能尽量减少偏见。其次它必须始终着眼于中国传统、相关于中国传统。由于我们在此前获得了一种普遍的视域，所以在看待中国传统时就不是对两种个别性进行比较。根据一个初步的印象，我们发现其实印度文化（尤其是其正统文化）相比较而言与西方文化更近，而中国文化倒是更独特的文化。文化的独特性本质上归因于它们不同的存在理解。从内容上说，西方和印度传统中占支配地位的存在理解是精神性的，存在本质被归属于精神、自我、意识、理念等；而中国传统中占主导的存在理解是非精神性的，事物的存在被归属于一种混沌原始的“道”或作为朴素的直接自然的“天”。我们称前一类传统为觉道，后一种传统为玄道。但是由于缺乏超越精神，中国人所理解的“道”也不同于大乘佛教具有出世性质的“空”，而实质上就是作为最直接、最朴素的原初现实性的自然，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书中将有详细论述。这种存在理解规定了中国思想的独特性。从单纯的形式上看，如果思想的独特性具有必然意义，它其实应该是精神的一般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对比我们看到，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存在理解，其实对于印度、西方思想也并不完全陌生，而是与印度从吠陀迄奥义书的实在论，以及古希腊的前爱利亚学派的思想大致属于同一范畴。因此从形式上看，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特性，毋宁说是一种初等性（除非我们假定印度和西方文化史都是一部退化史）。我们认为一个精神上真正强大的、有天赋的民族，就应当在人类精神发展之路上看清自己的位置，勇敢地承担起迈向更高的精神完善性的使命，而不会只希望在文化相对主义抽象空洞的幌子下得到一点虚假的安慰。

另外，我们在书中要求印度哲学研究必须在当代的、中国的视域之内展开，决不意味着降低学术研究的水准，相反这其实是印度思想的自身深化、实现其更大普遍性和真理的必然途径。在这种意义上说，与西方和中国传统的交融，也是印度思想的自身发展的一个契机。而且要使印度思想

在一种异己的传统中说话，并听懂它说了些什么，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更广阔的思想境界，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显然要比单纯地让它在自身传统中“自说自话”难度更大。

印度哲学，一如印度神话，给人的印象是极为丰富而且深邃，但是纷繁杂厕，丝路连环，想找出一条线索，櫟括众议，揭橥源流，的确很难。我们从其中清理出三个最根本的概念，即存在、自我和神性作为主题，并试图通过对三个概念的各自演变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历史的阐释，来描述印度哲学史的全貌。从一种比较意识出发，主题的选择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从这一题目出发，要便于与其他传统的对话。共同的问题使看起来遥远的传统变得很近，针对同一问题的对话最能暴露传统之间的亲缘性和分歧所在。每一思想传统固然有其单属自身的独特问题，但这些独特问题不应成为核心，而且应联系上述共同问题才能进入跨文化的对话。存在、自我、神性，不仅是印度思想，也是西方思想最根本的概念。通过双方围绕三个共同主题所展开的深入对话，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人类精神发展中的普遍、必然的东西，而且对各自传统的独特方面有了更清楚的理解、定位。这是从选题的普遍性上说。另外从选题的概括性上说，它应该统摄传统的历史经验的全部内容。我们的选题可以满足这一点。从理论上说，自吠陀以来的印度宗教、哲学的全部尝试，皆旨在追寻存在、自我和神性的本质，而印度哲学史上出现的所有其他重要概念，如幻化、空、实体、业、生命、灵魂、轮回等等，都可以纳入这三个主题之下来考虑；从实践上说，不同学派对于其所追求的自由解脱的性质和途径的理解，主要也是从它对存在、自我、神性的本质的不同领悟而得到规定。然而当我们试图联系这三个主题来讨论中国哲学时，似乎有些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不是由于这主题缺乏普遍性，而是由于中国思想的初等性决定的。传统的中国思想由于缺乏精神的反思和自我否定，它几乎都没有对自我、神性这样的概念进行过专题的理论思考。中国人在理论上不仅是“无神”，而且是“无我”。与此相关，中国传统始终把存在理解为最简单、朴素、原始的自然、混沌，所以它的存在概念也很贫乏，只能与印度、西方思想进行最初级的对话。

二 对于本书的大致思路的说明

我们在书中尝试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分成本质、势用和表现三个方面。一个民族独特的存在理解构成其文化精神的本质。文化精神的势用是

精神对存在和自身的现实性的态度，包括即世（worldly）与出世（un-worldly）、自反与自放、凝聚与消辟三对力量。文化精神的表现包括思维态度、思想观念等。当文化精神的自反势用、出世势用强盛时，就决定作为其表现的思维态度富于反思与自否定的精神。思想观念是存在理解的反映，而反思和自否定的精神，推动人类思想领会存在、自我和上帝自身的精神性，以及其本质的超越性。对于人类思想而言，自我否定与反思，就是其不断去蔽流滞、推陈出新的动力，精神的自我意识就由此而不断得到深化。在印度哲学中，同在西方的情况一样，思想的这一发展，表现为单纯的本质追求。而相对来说，中国思想则是更加具体的、偶像化的。相比较而言，偶像化的思维缺少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空间；而本质追求看起来几乎是可以无限深化的，因为伴随着反思的精神的自我否定，总会不断洞穿以前被视作本质的东西的偶像性，从而使更内在的东西呈现出来，除非本质追求达到了“本无”层面。因为“本无”从来就抗拒任何区分，故无内、外可言。就印度和西方主流的思想而言，在这“本无”层面，存在、自我和神性的本质是相同的。然而在我们看来，一方面，单纯的本质思维和肤浅的偶像思维都是片面的，真理是本质和偶像的全体，无论是对于神性，还是存在和自我，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存在的意义超越精神范畴。实际上在印度哲学中，作为绝对本质的“本无”，大乘佛学就理解为一种精神之彻底寂灭呈现的“空”或“空性”；而不二吠檀多派则把它理解为最纯粹的精神。对前者来说，真理是绝对非精神性的原理；反之对于后者，它就是精神的最纯粹本质。我们称前一种原理为冥性，后一种为觉性，并且认为存在之本质应包含这两种意义，而以前者为究竟。然而同在西方的情况一样，一种单纯的觉性原理，乃是印度哲学的存在思考的理想。

真理的全部意义，正是通过思想永无止息的本质追求而被揭示出来。印度思想对绝对本质的真实领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尽崎岖，尝试了各种可能性。其中首先是精神的反思使思想的目光从事物的外在的偶像转向内部，一种内在意义被确定为本质；但是精神的自我否定随即发现这种内在性其实仍然是外在的，也就是说它其实也是一种偶像，而不是真正的本质；于是反思必须进一步向内探寻，但自我否定总是会把这种探寻的结果扬弃了（只有本无才是内在性的归宿，而它是超越内、外的）。这样人类思想的本质追求，或精神的内在化，就表现为一种历史性的循环。在存在论和神性论的领域，精神的自我否定对直接内在性的扬弃表现为一种“外抛”运动，即一种纯粹外在的存在（如实体）被确定为究竟的实

有，而反思的精神又力图把这外在的东西收回自身，这就使精神的历史发展的循环特征更加鲜明。精神的全部真理，就通过这循环得到实现或展示，其中对偶像的不断扬弃是精神的自我理解不断深化的必然环节，但是那被否定的偶像也并不就成为荒诞的错误，而是仍然作为真理的无限丰富内容的一个环节而被统摄在事物的意义之中。但是在印度思想中，偶像的存在意义最终被彻底否定，精神史的归宿就是存在、自我和神性的真理在绝对本质层面上的完全同一。

我们把正统的印度文化精神称为觉性之道，就是说在这里，由于觉性力量殊胜，存在是单从精神方面被理解的，在这样的文化中，精神运动的各个环节才能完整地表现出来。精神最根本的运动是揭示存在，这一运动是辩证的，在其中精神首先要否定自己的单纯本质，转化为具体事物的存在，然而精神在这过程中并未实际地转化为非精神的东西，相反它所创造的东西仍然属于它自身，因此精神在这里并未丧失自身，而是以更大的丰赡返回自身。于是精神的存在揭示运动就表现为一种辩证的往复循环，我们称之为“存在论循环”。在一种觉道文化中，觉性在存在揭示中的自我否定、自我筹划和自我返回的运动，就充分地实现为文化精神的出世势用、凝聚势用和自反势用，这三种势用分别表现为组成一个民族的思维特征的超越或自否定态度、理性态度、反思态度。联系本书的写作目的，我们可以暂时只把这个表现分为两个方面：从本质上说，自否定和反思两种思维态度，是觉道文化精神之表现；从形式上说，由反思和超越决定的精神发展的“历史性循环”乃是精神阐释运动的“存在论循环”之表现，存在揭示运动的辩证性决定精神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性。

印度哲学的存在概念的发展就表现为一种“历史性循环”。其中，首先出现的是吠陀的纯粹外在的、宇宙论的存在概念，然后这种存在被奥义书收回到“自我”。但奥义书中作为直接内在性的自我，接着又被耆那教、胜论的实在论否定了，后者把一个更“外在”的实体性理解为存在之究竟真理。然而数论的反思哲学，又从实体中发现了意识，并通过一种彻底的二元论，把纯粹意识或精神的领域从外在的自然区分出来，因此可以说又实现了一次精神的返回。但在印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看来，这种作为封闭的意识实体的内在自我，丧失了与对象的存在关联，它相对于作为主、客体之共同基础的形上学本体而言，其实还是外在的；而本体超越个体自我，超越数论作为实体的意识主体，因而可以说形而上学是精神再次出离自身。而晚期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由于把本体理解为绝对精神、真实的自我，又再次把存在收回内心。然后大乘佛学消解了实在论坚固的自我实

体和形而上学超验的精神本体，把存在之本质归结为本无、空，后者其实是精神彻底消亡的玄冥之境，这可以说是精神的再度出离。而乔荼波陀的不二吠檀多派学，又在奥义书思想影响之下，把这本无、空理解为一种觉性原理；于是又把一切存在收归于一种最究竟的内在性，即作为绝对本质的大梵、自我。所以印度的存在论追索的最终结论就是：存在的绝对本质就是究竟自我，或真有 = 真我。其中我们看到精神的自我理解规定其存在理解。

自我概念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的循环。吠陀的自我完全是宇宙论的、外在的，原人或补鲁沙被认为就是宇宙，是万物的来源，而人类个体乃与之同构。而奥义书则把自我的本质归结为一种内在的东西，如生命元气等。其中，自然论奥义书把自我实质仍然理解为一种自然物，如虚空、原质、火、元气等；但稍后的观念论发现这些东西其实仍然是外在的，真正内在的东西是人的意识、精神；这两种自我理解分别是此后印度哲学的两种主要的自我概念的出发点。首先，耆那教、胜论实在论的自我概念是印度哲学的自我理解的又一次外在化，它克服了自然论奥义书那种直接的心物不分的内在性，而把自我理解为一种普通的实体。但精神的反思使数论哲学领悟到这自我实体其实是一个纯粹意识实体，印度思想于是又回到了精神的内在性。而印度文化的自否定精神，最终又使大乘佛学打破一切关于自我的实体化的偶像，以图在一种彻底的自我丧失（即“无我”）状态领会“本无”，这是精神的最终的自我出离。吠檀多不二论则事实上构成印度精神从这种“无我”境界的最终的自我回归：一方面大乘空论使不二论看到数论作为意识实体和单纯主体的自我仍然是相对的，所以仍然是偶像，而不是真正的本质；另一方面不二论又继承和发扬印度吠檀多的精神反思，因而它并没有因这自我否定而导致“无我”，而是把“本无”理解为究竟自我。自我的本质既是超越主、客对待的绝对的“一”，也是超越实体现存性的纯粹的“无”。“本无”才是究竟的内在性，因为它作为绝对，消除了世俗思维的所有外在的偶像化和符号化。其次，观念论奥义书是不二吠檀多哲学的自我概念的直接来源。由前者发展出晚期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的观念论形而上学。但大乘佛学促使不二论否定奥义书和《薄伽梵歌》对观念本体的实在化和形而上学化；自我不是现存的实在或本体，而是类似于佛教之“空性”的“本无”，后者就是存在的绝对真理。总之，印度哲学的自我考察的最终结论就是：自我的究竟真理就是存在的绝对本质，或真我 = 真有。

精神的自我理解规定对神性的理解，所以印度宗教的神性概念的发展

同它的自我、存在观念一样，也经历了一种辩证的往返运动和历史性循环的过程。吠陀先民的神相对于他的自我完全是外在的，其最早的神话把精神的自由完全转让给原始的光明神，而人的自我沦为一种无精神的自然物，因而前者是超越于、外在于后者的；在此后的多神教中日益丧失其精神性的自然神当然也不可能与我有更深的关联。精神的反思使奥义书领悟到自我乃至宇宙的存在与神有共同的实质，并进而把神理解为自我的本质和真理，但在最早的时候，这本质东西的精神性还很模糊。观念论奥义书和《薄伽梵歌》对存在、自我的精神性有了明确的反思，因而神也随之脱去自然的面纱，成为精神化的神，因而才真正实现其内在性。但是大乘佛教的本无哲学，彻底消解了存在和自我的偶像，也势必消解神的偶像。于是奥义书和《薄伽梵歌》作为形而上学本体的神，以及超验的人格神，同世俗信仰中的众多天神一道，被贬低为纯粹的偶像甚至幻相。在印度思想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上，人们几乎忘记了对神性的本质领悟。而不二吠檀多派在大乘的“本无”哲学的启发下，领会到了自我完全非偶像的究竟本质，从而拯救了自我或纯粹精神，因而也拯救了神性，因为神的本质就是至上我、大梵。因此印度思想对神性本质的追索的最高结论就是：上帝的本质就是究竟自我，就是绝对存在，或至上神 = 真我 = 真有。不过与人们对存在、自我的体验的纯理智性质不同的是，对神性的体验是充满爱和崇拜等丰富的情感因素的，神既是我们理智的、也是情感的对话的对象。因此作为一种真正的宗教经验之表现的神性真理，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本质概念，而是既包含了作为纯粹精神的本质，也包含了实际上属于偶像范畴的人格性的全体概念。罗曼努阁的神就是这样一个大全。在印度思想中，只有通过神，才克服了存在和自我思考的片面性。

存在、自我、神性三条线索相互交织，而且最终汇聚到一点，构成印度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其中应以自我概念为主线，人类思想只有达到了彻底的自我理解，才能真正理解存在和神的本质。

本书的宗旨决定了其写作方式的特殊性。一般来说，我们每一章的思路都是先从对西方哲学的相关主题的讨论，引入一种普遍的问题视域；然后对印度哲学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其中始终贯彻了一种与西方哲学的比较意识；最后力图用通过这种分析、比较得出的普遍结论，来审视我们民族自身的精神传统，并找出差异的根源。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精神的问题最终出在其存在理解的所谓“自然之道”上：把存在理解为作为原初现实性的自然，导致理论思维欠发展，反映一个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纯粹科学和哲学的水平，在中国都始终处在一种很初级的状态，对于这一点，我们在

书中有充分的说明；把自我理解为自然，导致在东方传统中没有精神的自我意识，没有真正的精神自由，无我、无心以及对自然的彻底的依赖和恐惧，使东方人在人格上始终处在一种幼稚状态，这使人们在道德实践方面面临困境；自然思维也导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真正的神，也使国人根本不能理解真正的精神崇拜和拯救的意义。以上这些，决定东亚传统的特点是精神上的贫乏性、初等性和幼稚性。而精神否定其直接自然而获得独立和自由，乃是民族文化的唯一希望。而正如我们通过对印度和西方思想的分析所看到的，这种否定，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只有以直接生命的牺牲为代价，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生命。

另外，鉴于单纯的问题史的考察，不利于读者把握特定人物、学派的思想全貌，所以本书采取的是问题史和人物、学派史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一般而言，我们是把一个人物、学派的全部思想体系放在其最根本的概念的历史之中，比如我们在神性论中全面阐述了罗曼努阁的体系，在自我论中全面阐述了商羯罗和数论、瑜伽的体系，在存在论中较全面地阐述了耆那教、胜论派、正理派、大乘佛学和乔荼波陀的体系，而在其他问题之下谈到这些人物、学派时，就只作局部的讨论。尽管在个别情况下，这种方式也可能显得有些勉强。

常用外文文献名缩写

- SBE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Ed by Max Mueller,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879~1909.
- OST Original Sanskrit Texts I ~ IV, Trans by J. Muir, Truebner & Co., Ludgate Hill, London 1873~1890.
- RV The Hymns of the Rigveda, Trans by R. T. H. Griffith, E. J. Larzarus, Benares 1963.
- AV Atharva – Veda Pratisakhya, Trans by William D. Whitney, The Chow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 Varanasi – 1, India, 1962.
- Sat Br The Satapatha Brahmana I ~ V, Trans by Julius Eggeling,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63.
- Up The Thirteen Principal Upanisads, Trans by R. E. Hu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dia) 1995.
- Ait Ar The Aitareya Aranyaka, The Upanisads I,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879.
- BG The Bhagavad Gita, Trans by W. Sargean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84.
- TS Tattvārthādhigama Sūtra, Śrī Umāsvāti Acārya, The Central Jaina Publishing House, 1920.
- PAY Pāñcāstikāyasamayāsāra, Kundakundācārya, Sacred Books of the Jains, The Central Jaina Publishing House, 1920.
- VS The Vaisesika Surtras of Kanada, Sacred Books of the Hindus No6, The Panini Office 1923.
- PDS Padārthadharmanasamgraha, Prasastapāda: A Source Book in Indian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NS Nyāya Sūtras of Gotama, Sacred Books of the Hindus No8, The Panini Office 1930.
- NB Nyāya Bhāṣhya, Gautama's Nyāyasūtras with Vātsyāyana's Bhāṣhya